

## 荣誉证书

高洪波

我又一次收到了来自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寄来的一份荣誉证书。荣誉证书是这样写的:“尊敬的作者高洪波,您的作品《四季风》入选现代教育研究社的《现代小学语文二下》教材内容,使用期为2023年9月至2030年9月,特此证明。”落款的时间是2023年10月,地点在香港九龙青山道香港工业中心的b座大楼。

我已经是第二次收到这样的证书了,原因很简单,是我的一首小诗《四季风》被收入教材。诗是这样写的:

“夏天的风很轻,它踏在荷叶上,连露珠都没碰落。

秋天的风很重,它停在高粱上,田野就被压红了。  
冬天的风很硬,它刚一踩上小河,小河就结了冰。  
春天的风很软,它一触摸柳枝,柳絮就满天飞了”。

荣誉证书后边附着彩色的两个印张,一个画面上是快乐的孩子、春天的景色;还有一个是冬天的雪人和吹着风的拟人化的云彩。

收到这份荣誉证书,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和香港朋友的第一次接触,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岗位上工作,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函,信中说我的童诗《四季风》要入选香港的现代小学语文教材,希望我允许他们使用。同时出版方提出了一个让我很为难的问题,就是让我自己来确认一下应该支付多少稿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难题,因为内地的出版单位稿费是有规定的,诗歌有论行算的稿费,小说散文有论字数算的稿费。如果是一本书,它可能按照版税来跟你进行合同签订,可能是10%,也可能是8%;如果是图画书,你的版税应该是和绘画作者各5%。香港朋友的问题是从事写作几十年第一次遇到,让我自己来确定一首诗的稿费标准,我真的很为难了。说心里话,我不知道这首小小的儿童短诗应该怎么确认它的价值,高了低了好像都不合适。金钱有时尽管也重要,但重要的是来自香港教育系统对我的认可以及对我这首小诗的选择。

于是我爽快地回复了他们,我无偿将《四季风》捐献给香港的教育系统,让孩子们快乐地阅读着我这首《四季风》,享受诗歌的熏陶,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也是对我文字的最高奖赏。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在前年2023年10月又收到了这样的一份通知,然后当我明确表示继续拒绝稿费时,一份来自香港的荣誉证书寄到了我的家里,同时附着两页很漂亮的图画,我相信这应该是进入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现代小学语文二下》教材中的两页。

四季的风确实又轻又重,又软又硬,是我借助孩子们的视角,对大自然景物和一年四季一种特殊的诗的感知,我觉得这是对我多年创作儿童文学的一份特殊的回报,我借助这首小诗把它转赠给香港孩子们。

二年级的孩子应该是七八岁的年纪,他们会借助这首小诗了解到辽阔的中国土地上一年四季的风光。一年四季的风,有踏在荷叶上,有踩在高粱上,还有踏上小河时以及春天来到时吹落了满天的柳絮。

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自然场景,也是非常美妙的诗意的自然景观,所以我珍藏着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给我的这份荣誉证书,它来自香港,来自我曾经访问过多次的地方,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我为香港孩子们祝福。

上野的樱花开了。往国立博物馆的路上,粉云联接。风吹过时,那些没站稳的瓣片簌簌飘落,如晴空伴雪。赏花人年年不同,穿制服的学生结伴而来,打扮精致的老妇人细细嗅香,而游客们则举着昂贵的相机。树下还有一对爱人,他们头发都白了,步履蹒跚,但依然牵手赏花,仿佛正端着记忆的器皿悉心地收纳这绚烂的瞬间。

想起十多年前,与初恋也去过两次日本。学生时代,远游因奢侈而承载了太多的憧憬,可惜第一次来预算有限,只能跟团游。行程受限,但每天很高兴,在船上看海鸥划出浅蓝色的线。暗暗立志,下次来要自由行。所幸第二年有了工作,攒更多钱再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路,坐上黄绿色的山手线,到上野公园散步。也去了新宿,在线上支付系统还没完全开发的年代,拿着厚厚一叠现金,小心而兴奋地买各种新鲜的东西。

过去要很费劲才能做到的事情,在稍加年后变得不再那么困难。只是世事无常,聚散随流水。十多年后,在旅馆想起许多往事,发现自己到了这样一种年纪。关于“时间”秩序的真相,每每想到就感到太快。所以初恋时光那么美妙,当时站在探索世界的起点,一切都是新的,对于流逝只像看烟花似的觉得美妙。在东京的住处,朋友已入睡,而我对着手机屏幕偷偷落泪。为此刻的某种醒

悟:曾经爱过的人还要忍受人生无尽的孤独,当然我自己也一样。也为今天的我竟还留存着部分赤子之心,它穿越时间的颠簸,幻化成各种形象来躲避凶险。对这个世界爱得太多,但已意识到语言背后的条条岔路,于是不再轻易地表达,只能克制这些热望。

## 初恋

三三

抵达京都的夜晚,和朋友们找到一家温馨的日式小店。老板即厨师,尽管已近打烊时间,还是接了我们一单。店里还有一位客人,看上去与我们同龄,精通英语。他告诉我们,这家店开了已有四十年。食至兴起,我放了一首千秋直美的《红い花》,他说没有听过。又给年老的老板听,他略略点头,但因语言不通也没有追究他说了什么。只是静静静想,与初恋来时住过的地方,从窗口可以看见京都站南的青山洋服。日与夜,因步行太远而一身疲惫。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六年。

饭后走到店门口,蓦地看见高处挂着一幅老板与妻子的画像。是速写的大头漫画,许多年前旅游景点流行的那一类。当时我与初恋经过摊位时,我也曾想过画一幅。只是年轻气盛,怕麻烦,怕这种形式显得土气,最终也没有画。歌曲已循环几回,“那天的那一刻,如今在何处,连带今天一同消失的梦”。但不再那样感伤,会留下的终究是温馨之物,真真切切的记忆即是。

旧居,在这段日子显得格外慷慨。阳光斜斜地切开窗棂,映在孩子房间的手绘地图上,也照着厨房瓷砖油漆晕染的轮廓,仿佛给我20多年深漂路打上柔光。此刻,我想该结束这次蚂蚁搬家!

一直觉得自己不擅长说“再见”,无论对人对物。这不,这次搬家几乎和装修历时相当。每每整理、搬运,都如细数时光,我以一种缓慢的方式告别过去,试图把旧的岁月一点点搬进新的记忆。首批出发的,当然是锅碗瓢盆、被褥衣服等生活必需品,这些三下五除二就各就各位了。接下来是那些备用品,很多可能一年也就用一两次,甚至难得有机会派上用场,这些琐碎的物件,让我难以取舍,也考验我的心性。有时孩子问周末怎么安排?我说,去老房子收拾收拾。她说,怎

么把老房子当个小孩一样,经常去看看,要学会断舍离。和朋友聊起搬家,建议不要把旧居东西都搬过去,换一个地方摆起来。可我还是印证着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里写的:“有时我们把整个生活,都存放在某个无用的物件里”。

可生活的滋味,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在迁徙中发酵,在闪光中沉淀吗?在这个断舍离的时代,我还是需触摸一些旧物件,来呵护过去那些闪亮的温暖的生活碎片。如泰戈尔所言,生命不是一支蜡烛,而是一盏灯。无论是情感还是行动上,我都希望为这盏灯添油。于是,不辞劳苦一点点整理搬运,就像盐粒在时光的筛网上跳跃,寻找属于自己的结晶。斑驳的箱底还留着那年回南天的潮气,我用抹布一遍遍擦拭。一个塑料袋裂出了一道口子,露出上世纪90年代母亲给我的牡丹缎面被,那抹艳红惊醒了趴在箱底的樟脑丸。几张香港的IP电话卡一字排开,安静地躺在香港回归纪念册里。蜷缩在纸箱一角的传呼机,似乎听到此刻福田站直通西九龙的地铁呼啸而过,它知道手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并真正一卡通天下啦!几个BB机、小灵通、MP3、胶卷相机,在时代浪潮中排成地质断层。如同被海水冲上岸的贝壳,每一件旧物都是一段记忆的容器,盛放着时代之光。遗憾的是我的内存和外放都无法扩容,只允许带上随身的华为和新疆上路。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逝去的时光,就是寻找的时光。我们在迁徙中寻找,在寻找中迁徙。我小心撕下那张贴了六年的课程表,背面是2018年的日历。恍惚中感慨,这个城市新陈代



谢太快:每天睁开眼都是新河道,脚手架总是在废墟中生长更快,昨晚一片工地今晨已是绿草如茵。器物比人长情,阳台上那个不锈钢脸盆,折射着前海的日出;置物架上被困的被褥,藏着罗湖桥的月光,这里连记忆都需要定期备份才行。箱子里90年代的罐白蜡早已成了钟乳石,但我还是深信,那些被蚂蚁搬走的甜,总会以另一种方式结晶。

据说深圳盐田灯塔图书馆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博尔赫斯,“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家,何尝不是一座微型图书馆,收藏着生活的每一页注解。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整理,那些物件都写满了回忆。看到孩子的第一本布书,那些牙牙学语便在我耳边回响;孩童们一起嬉戏的照片,演出扎的蝴蝶结、稚嫩笔下的童话世界,每一点都是时光的书签,记录着成长的年轮。第六次拉开编织袋拉链,拉齿咬住千禧之年的春风。我看见,砂锅底还粘着台风“山竹”的紫菜碎。父母在莲花山唱歌的歌本、父亲义务给求诊人开的一叠药方、母亲从老家带来的晒盘和毛衣编织针,他们退休后随我深漂的日子跃然脑海,我毫不犹豫打包塞满行囊。最让我难以割舍的还是阳台上的那些花花

我习惯早些出门,这样在等班车时就可以多出几分钟的闲暇。看看车流,行人,看看忙碌的城市,更多则是观察周围的草木,感受时节一分一寸地装扮江南的季节。

秋尽江南草未凋。在江南,秋天看叶,而冬天是可以看叶兼看果的。有时班车晚到,我就到树下捡一两枚这栋树的果实,极似《冰河世纪》里松鼠视若珍宝的橡果,戴顶帽子,果体褐色、长圆,光滑,精致到完美。断断续续地,手提包里已经收藏了十几枚。上海有红腹松鼠,但如果碰不到松鼠,我会找一块空地,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里种下。每一粒种子都有一个梦想,我没有理由阻断一个梦想,哪怕是卑微的。

南天竹、火棘的红果是冬天里最靓的细节。在自然的设计里,红果是鸟儿过冬的口粮,鸟儿是红果繁衍的路径。乌鸦、伯劳、斑鸠、白头翁,它们飞在枝头,怡然享受自然的馈赠。几年前,我窗台上的花圃里枸杞繁盛的时候,时常会有鸟儿落在那些流苏般缀满红果的枝条上,边吃边兴奋地呼朋唤友。蓦地发现隔窗而望的我,停下来,歪着头,上下打量一番,而后不满地飞到晾衣杆上,前俯后仰,叽里咕噜地叫。

阳台的花箱里还有胡乱生长的龙葵。在这个季节里,叶子早已落光,但枝头还有残留的果簇,三五粒,黄豆大小,浑圆,紫黑,与成熟的樟果颇有些相像。晾衣或是浇水时,选一两粒塞进嘴里,唇舌一抿,有种怀旧的甜。龙葵是少年时在野外常吃的野果,青绿的有毒,紫黑的才有淡淡的甜。那时并无人讲授这些知识,但造化神奇,青绿的苦涩,即使吃下也会呕吐个干净,而紫黑的那一丝酸甜启示般告诉所有的孩童:但吃无妨。多年后,见《唐本草》,注曰:“食之解劳少睡,去虚热肿。”此后,便让龙葵在花箱里肆意生长,茂盛,喧宾夺主。而鸟和我,共享之。

说到樟果,冬天的樟果多数还是绿的,成熟要到开春。那阳春的春风春雨里,樟树进入自己的掉果期,黑珍珠般的樟果密密麻麻地落在地上,脚踩车轧,地上开出一朵朵紫黑的花。有时走过,脚底嘎嘣脆,瞬间便有一丝惋惜。落在草地的那些也谈不上幸运,我看到有些小小的樟树苗长出来,有新生的活泼与欢快,但草地种植的是清一色的麦冬,园林工人工作时会把所有不是麦冬的植物清理掉。有些遗憾,却也无可奈何。板桥路上,有家商店的门外廊柱与地砖间的罅隙里长着一棵小小的樟树,绿绿的,斜斜的,看来是有颗樟子恰巧掉进那小小空间。一撮轻尘,几滴雨水,于是一个生命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我给那棵小树拍照留念,不管它将来如何,我想让它活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看来,麦冬或许是这个季节里最美的一串串地坠花萼,果形球圆,果色深蓝、靛蓝,或者更富美学表达的青金石色。麦冬含蓄,匍匐在地。乌桕低调,高树隐约。乌桕晚秋时胭红的叶早已落尽,高高的乌桕梢头,细细密密是球状蒴果,外种皮干裂、脱落后,露出包裹白色蜡质的种子来。冬去春来,犹如开在枝头白白色的小花。南北朝的《西洲曲》中有句:“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暂不管那些象征义,这个瞬间是一幅传神的花鸟:斜阳日暮,风吹乌桕,一只正在采食乌桕果的伯劳展翅飞走了。

槭树的果有翅,会飞。悬铃木的聚花果是好多个小坚果聚合而成的小球,小坚果有长长的绒毛,也会飞。银杏的坚果包在肉质外种皮里,就像蜜饯。枫香的蒴果像刺球,紫荆的荚果由绿到红,由棕褐到黝黑。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梦想都在安静地等待时机。等风,等鸟,等阳光干燥,等雨水丰沛……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早春还未完全摆脱寒冷的桎梏,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野菜作为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率先拱出地皮,成了报春花,在大地上、田野里、沟壑边蓬勃生长,不仅给了我们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享受,还给了我们味觉上的清福。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美食家苏东坡写的《浣溪沙》,词中提到的春盘,是春季食用的野菜拼盘。春回大地。东风解冻,万物生发,欣欣向荣,遍地都是大自然赐予的新鲜野菜。此时的野菜,营养丰富,清爽可口,味道绝佳。“蔬食之首,莫如春笋,肥羊鲜鱼,不足比肩。”春笋之美,重在鲜嫩清香,一年独此一季。现在雨水刚过,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的竹林下面,一根根鲜嫩的竹笋破土而出,正是最为鲜美的时节,稍微拖延,“雨后春笋”便成长为竹子了。“一夜春风起,山间竹笋香。”竹笋因其清香脆嫩、鲜嫩可口、营养丰富而深受大家喜爱,自古就被称为美味佳肴。竹笋有很多种吃法,比如竹笋烧腊肉、牛肉烧春笋、青椒炒竹

笋、油焖春笋、笋子烧排骨等等,春笋牛肉面味道也非常不错,竹笋做的“腌笃鲜”更是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把竹笋煮熟后晾晒制作成笋干的,由于其形状和色泽很像玉兰花的花瓣,故称之为“玉兰片”。竹笋作为春天的美味,以其脆嫩、鲜香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深受食客们的喜爱。“春吃荠菜饶有味,山野溪畔正甜肥。”荠菜是一种颇受人们喜爱的野菜,被称为春季第一菜。它萌于严冬,茂于早春,其嫩茎和嫩叶均可食用,味道清香,口感鲜美。既可以炒食、做汤,还可以包饺子做馅儿,是难得的美味。春笋香椿既能做凉菜,也能炒熟做下饭菜。它既可以拌辣椒、葱花或泡醋一刻钟后食用,也可以将切细的嫩香椿与蛋液和匀,倒进油锅爆炒,立刻锅内就成了金黄蓬松的香椿糕,香气扑鼻,鲜而不腻;香椿炒鸡蛋更是许多人的最爱。春之伊始,万物滋生,春雨一洒,各种鲜嫩嫩、绿油油的野菜,都悄悄地生根发芽,那是春姑娘给人们带来的,舌尖上的美味馈赠。

## 七夕会

七夕会

## 美食

